

伤心至死·轮回

伤心至死

真相揭秘倒计时：

最后二个被「死神」杀死的
是谁？

是谁？
是谁？
是谁？

鬼古女忌疑系列

鬼古女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I247.5
971
:2
2006

伤心 至死 · 轮回

鬼古女悬疑系列

鬼古女
著

埋葬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伤心至死·轮回/鬼古女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鬼古女悬疑系列)
ISBN 7-208-06214-5

I. 伤... II. 鬼...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31284号

策 划 邵 敏
责任编辑 邵 敏 任余红
封面装帧 赵为群

Copyright © 2006 by Hao Tang & Xiang Xu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6 b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Yahee Publishing LC
中文简体字版由美国雅禾出版有限公司(Yahee publishing LC)授权
All rights reserved.

· 鬼古女悬疑系列 ·

伤心至死·轮回

鬼古女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238,000

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100

ISBN 7-208-06214-5/I·294

定价 20.00元

鬼古女悬疑系列

碎脸	鬼古女著	32 开	20.00 元
伤心至死·轮回	鬼古女著	32 开	20.00 元
伤心至死·万劫	鬼古女著	32 开	20.00 元

以上图书均可在上海人民出版社读者服务部买到

邮购地址：上海市绍兴路 54 号上海人民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邮 编：200020

联系电话：021-64313303

邮购方法：在定价的基础上加收 15% 的挂号邮寄费，量大者
(请先致电联系)可免邮寄费

伤心庵 · 轮回



1. 万劫 复始	1
2. 怪村.....	9
3. 旁观者 清.....	16
4. 天葬荒骨话 凄凉	19
5. 轨迹.....	32
6. 腹中 信.....	35
7. 她赤足 奔走 在雪夜.....	41
8. 幽闭 恐惧	49
9. 佳肴金樽邀幻影.....	54
10. Maggie 的 空白背景	60
11. 血滴子.....	66
12. 弃子令	75
13. 秋念楚.....	79
14. 伏击	87
15. 活埋.....	98
16. 第三只眼.....	106
17. 钥匙 的一晚.....	111

18. 一箭双雕.....	118
19. 民俗	120
20. 卢浮工厂.....	125
21. 硝烟之后， 废墟 之下.....	133
22. 开往天堂的SUV	138
23. 涅槃.....	143
24. 不存在的 空间	149
25. 狰狞 之夜.....	154
26. 错杀.....	158
27. 死村.....	167
28. 曲径通幽	176
29. 碎心.....	186
30. 掘金	192
31. 错爱	200
32. 同病不相怜.....	211
33. 得广.....	221
34. 正方反方	230

伤心至死

·
轮回



35. 兵临城下.....	235
36. 白旗.....	245
37. 罪与罚	249
38. 预后.....	253
39. 清洗.....	258
40. 催眠	266
41. 清洗 (二).....	268
42. 溯源	275
43. 伤心死.....	278
44. 老相片.....	284
45. 复仇 的脚步.....	290
46. 生死相依.....	295
47. Death from a Broken Heart.....	300
48. 轮回.....	312
49. 逝	318
50. 伤心至死.....	323
尾声.....	325



1 万劫复始



警车鸣笛，呼啸向前，想努力冲开这片红绿灯突然失灵而引起的交通堵塞。车顶的警灯闪烁，几乎是这个深秋午后的阴霾里唯一的一段彩色。

可惜，坐在警车里的他，连这唯一的彩色也看不见。

被虚荣、欺骗、欲望、凶残所填塞的生活刚告一段落——林芒为了报复和他分手的旧日女友孟思瑶，走上了谋杀的不归路，虽然未遂，但成了一名杀人嫌犯而被捕（详情参见《伤心至死·万劫》）。这辆警车，要将他送往火车站，从江京转往他的户口所在地上海。等待他的，是一次次的审讯和最终的审判。他曾在上海预谋和亲手杀过两个情人，自知已难逃一死。

想到死亡，他的心头一痛，心跳加速。

透过身边的小玻璃窗，林芒的视野里只有这城市的天空、建筑、马路、车辆所构成的一片灰色，惨淡的灰色，没有一丝生气的灰色，连街上的行人，都罩在这片死气沉沉的灰色里。

随手就能举个例子：街角那个人，瘦高个子，和身边灰色的电线杆一样直直地站在灰色的人行道上，冷眼看着堵成一片的灰色车流。那人一身灰色的雨衣，高高的连衣雨帽顶在头上，罩住了全部的脸……

刹那间，林芒全身的血液都凝集了，到了冰点。

雨衣人仿佛感觉到了车中的视线，微微抬头，脸仍在阴影

里，但林芒能感觉到一丝冷笑，两道犀利怨毒的目光。眼前一花，他竟然看见雨衣人手里多出一张白纸，上面写着四个血红的大字：

伤心至死

他浑身筛糠般哆嗦起来，带着手铐的双手紧紧捏住了椅垫，才不至于颓然倒地。

这雨衣人，就是曾出现在新裳谷里的那个老头，说出“伤心至死”诅咒的老头。

“停车！停车！”林芒歇斯底里地叫着，他突然能体会到在大叫“停车”声中引发了“大理翻车事故”的商小曼临死前的恐惧。

驾车和押车的警察冷笑了一声，谁也没理睬。押车的干警将警棍象征性地在林芒肩头点了点：“你能不能安静点儿？”

雨衣人的身影消失后，林芒渐渐冷静下来，他知道，刚才看见了真正的死神。自己曾装扮成雨衣人的样子，和孟思瑶做着残忍的游戏，现在真正的死神来了。

想到孟思瑶，他心头一颤，又怜又爱。

这种感觉，数年之后，竟然还是那么熟悉。

对孟思瑶曾有过的那份怨恨，随着清安江边的那次谋杀未遂，已如噩梦顿醒般散去。或许，自己已经开始忏悔。

为什么，人到了绝望的时候才知道忏悔？他诚恳地望向押车警员：“请暂时不要送我回上海，我想清楚了，我要坦白交代，和我的案件直接相关的，我都会说，但是，请你们务必找来孟思瑶，有些话，我一定要和她讲……事关她的安全。”

孟思瑶接到公安局让她和林芒见面的电话，犹豫了一下。她从心底不想再见林芒，哪怕仅仅一面。在她心目中，这个俊朗洒脱的前任男友是邪恶的集大成者，避之唯恐不及。但打电话

来的警官言辞恳切，说是事关审案的重要环节。林芒一定要和她面谈，警方没有理由完全相信他的话——他至今一直不肯交代罪行——但警方感觉若想尽快将林芒正法，这是个不容错过的机会。

就算是为了那些受害者吧。

接待孟思瑶的警官童树告诉她，林芒在看守所的这几天，异常顽固地不认罪，甚至不开口。虽然警方认为凭孟思瑶等目击者和受害者的作证，公诉程序会最终顺利将他定罪，但仍希望能得到他的亲口供认。江京市公安局正准备将他转交到上海警方进行正式审讯，他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忽然要求见孟思瑶，并同意由此交代过去的罪行。

孟思瑶经过前些日子的连环惊魂，想得更复杂：他一定别有用心！

隔着审讯室的玻璃窗，孟思瑶看见了她这辈子再不想见到的人：林芒坐在审讯桌前，铐住的双手摆在桌上，两根手指神经质地敲打着桌面；他的脸上写满了焦虑；他的双眼，透出的，竟是恐惧。

“谢天谢地，你还好好的！”林芒看见孟思瑶走进审讯室，像是见到了亲人，站了起来，满面的殷殷期盼。

孟思瑶几乎肯定他又是在作假演戏了。她面沉如水，向后退了一步，紧挨在童树的身侧，冷冷地说：“你又想要什么？你为我还会再信你吗？会为你求情，为你撒谎吗？”

林芒脸上一阵尴尬，孟思瑶隐隐觉得面前这个可恶的人似乎发生了巨变，彻底地消沉，真实的恐慌，自己已无法相认，心又软了下来。

童树厉声说：“林芒，你想见的人，我们已经请来了，现在该轮到你履行诺言了。”

林芒仍不卑不亢：“我怎么也不会和你们公安开玩笑，一定说话算数，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和瑶瑶单独谈谈。”

瑶瑶这个名字，哪里还是你能叫的？但不知为什么，孟思瑶听了这声称呼，这个曾经在耳边缭绕过很久的称呼，还是让她回忆起两人的初恋。

童树恨恨地说：“我看你是典型的得寸进尺！不过，我们还是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老实点，有话快说，就十分钟，不要耍心眼儿。”

孟思瑶一愣：怎么？难道真的留我在这里，和这个恶魔在一间屋子里？

童树向孟思瑶点点头，示意不要怕，转身走出审讯室，用力带上了门。

这种感觉怪极了，又和他独处，又和他面面对。孟思瑶觉得自己幽闭恐惧症的病态感觉又苏醒了，心跳陡然加快。这小屋里有没有足够的空气？我为什么胸口这么堵？这审讯室的门，如此厚重，如果林芒行凶，我能及时逃出这个令人压抑的小屋吗？她看了一眼墙上的单面大玻璃窗，虽然从里面看去，不过是面镜子，但她知道，童树就在后面监视着。她心头稍稍安定下来，深吸一口气，缓缓走向和林芒一桌之隔的椅子。

审讯室在一个套间中，外面是一间刑警办公室。童树站在审讯室的大窗边，头顶处是接入审讯室内的监听系统，喇叭里传来林芒低沉的声音：“瑶瑶，我知道你一定恨死我了……”

“请叫我孟思瑶，只有和我很亲近的朋友才叫我瑶瑶。”孟思瑶冷冷地打断道。

“我叫你来，只是想问你一声，这几天……好不好……我的意思是，身体上，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我觉得你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孟思瑶简直无法相信他

到这个时候还在玩那套惯用的“化解冰雪”的游戏。

林芒神情局促地说：“我……不管你怎么想，我是真的在为你担心。我知道我几乎百分之百会被定罪，死定了，但不希望看着你……和她们一样……”

“你到底想说什么？不是说，叫我来的目的，是打算全盘交代你的罪行吗？请转到正题吧。”

“好吧。先说袁荃吧。”林芒定了定神。

“上回在清安江边，你不是说她的死和你无关？”

在外面监听的童树皱了皱眉：审讯讲究引导，这女孩子却“逆向引导”。

“记不记得她出事前、离开上海的那个中午，曾和我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我们谈了不少。她的一句话，我现在必须告诉你。这些天，我想起那句话，就会害怕。”

“原来你也会害怕？”

“我本来正和她调笑，袁荃突然沉下脸，很严肃，也有些害怕的样子，说：‘我觉得你这个人，太执著于追逐那些身外之物，有没有想过，有时候厄运会突然上身？’我觉得有些奇怪，感觉她从来不是那种故作深沉的人，就问她：‘你能不能把话说清楚？’她想了想，反问我：‘知不知道我刚从哪里回来？’我说不知道。她说：‘我刚从新裳谷回来。’”

孟思瑶说：“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袁荃去新裳谷的事，我早知道了。”

林芒又深吸了一口气，说：“她紧接着说了一句话，不知道你是否亲耳听她说起过。她说：‘我有种预感，我们这些人，会像那个穿雨衣的老头所说那样，一个个‘伤心至死’！”

孟思瑶果然微微吃了一惊。不久前的那段经历，好友接连离奇死亡的事件，尤其和穿雨衣的“死神”擦肩而过，这些都巩固

了“伤心至死”这一说法的真实和神秘，但今天听林芒讲起袁荃这句话，一丝凉意还是从心底冒起：袁荃不是个迷信轻信的人。她说这话时，我们一行人里，只有乔乔出了事，连我对那个说法都不以为然，她一定是去新裳谷后知道了什么和“伤心至死”相关的材料，才会说得那么绝望。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事儿？”孟思瑶还是不大相信林芒会有任何单纯的动机。

“今天，在被押去火车站的路上，我看见了他。”

“他？穿雨衣的老头？！”

林芒的双眼中又现出恐惧的神色：“是，是他！他来到了江京，我甚至觉得，他在跟踪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跟踪我这个已经失去自由的人，但我的这种感觉真的很强烈。”

“你告诉我这些……”

“希望你处处小心。我不会再危害你，但我也阻止不了别的力量，虽然……我是多么想重来一次，赎回我的罪过。”林芒的话里带出痛苦的哭腔。

“可是，你让我怎么能再相信你说的话？”孟思瑶心头一软，知道自己虽然仍在恨他，还是愿意相信他，她永远相信人心底都有善良的种子，即便表面上是棵恶之花。

“为了你的安全，你一定要小心。真的，你可以忘了我，但我希望这个世界不要失去你。”林芒说这话时，不知为什么，额头冒出了豆大的汗珠，呼吸也开始有些急促。

“你这话说的……你怎么了？”孟思瑶先是觉得林芒矫情得无以复加，随即看出他的神色异样。

窗外的童树也看出林芒的表情古怪，而且听到现在，这小子也没有讲到正点上。他向同事招呼道：“小强，准备好，他可能要玩儿玄的！”

林芒此刻的心跳如狂鹿，胸口如压着一座巨山，不但令他无法喘息，更压得五脏俱痛。他抬眼望向桌对面的孟思瑶，伊人心已逝，这个他曾爱入骨、又恨入骨的女孩，虽坐在短短的数米之外，却似隔了千山万水，可望而不可即。他真的深深后悔了，更后悔这种感觉来得太迟，后悔自己没有珍惜——生命，哪怕是最平凡最卑微的生命，在这一刻看来，也强过自己垂死时可悲的绝望。

怎么，我难道已经在垂死？

而且，是伤心至死。

想到这里，心一阵阵揪紧。他的瞳孔蓦然放大，只见孟思瑶的身体开始模糊、扭曲，逐渐爬满了淋漓血痕……再眨眼间，血流成了四个鲜红的字：

伤心至死

他不能让她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

他怪叫一声，起身绕过桌子，向孟思瑶一步一踉跄地走去，戴着手铐的双手向前伸着，嘴里叫道：“瑶瑶，不会的，不会的，任何不好的事都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孟思瑶忙起身向门口退去，厉声喝着：“你站住！你要干什么？你疯了吗？”

审讯室的门被猛然撞开，童树和另一名干警冲进屋中，一左一右，扳住林芒的肩背向下猛压，干净利索地将他制服。

“砰”的一声巨响，林芒的身体被按倒在桌面上，电光火石之间，童树暗暗觉得有异：林芒倒下去时似乎身体僵硬，毫无协调性可言，简直像具死尸。这想法一起，童树叫声“糟了”，再看桌面上已经流出一道血痕，他忙低头查看林芒，推开他倒在桌上的头，倒吸一口冷气，和同事面面相觑，耳中传来孟思瑶的一声惊叫。

原来林芒被按倒时，右侧太阳穴正砸在钢制的手铐上，因为

力量奇大，一面的颊骨和颅骨竟已断裂，鲜血长流。

“快叫救护！”童树叫道。

林芒死了。一个突发事件，一个无法预料的偶然。但是，在孟思瑶因过度惊惧而失神木然的眼中，这是一个必然。

她甚至能感觉出，林芒和袁荃一样，对自己将至的死亡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而且，能感觉得出，他是在对逝去的生命和爱情的追忆中伤心至死！

之后的几个小时里，孟思瑶仿佛感觉不到自己的体温。

孟思瑶向前来调查的警员叙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核对了笔录，垂着头走出来，同样接受了调查的童树迎上，殷切又带了愧疚地说：“真抱歉，一个电话，让你经历了这么多破事儿。”

“没关系的，这几个月里，我经历的破事儿可多了。”孟思瑶淡淡地说着，眼圈又红了。以林芒的罪行，或许该死，但她仍震撼于事变的突然和残酷。也许，他刚才说的那些话，当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童树暗暗佩服眼前这个看似娇柔的女孩，算是见识到了内在的坚强，又在心里将自己的问题想了一遍，说：“上回我和武夷山当地警方一起进入那个新裳谷，找到你以后，领路的那个女孩子，就是你的朋友……”

“常婉？”

“对，是她，她一直竭力阻止我们再去那个悬棺洞，可以说，她当时是……声泪俱下，说如果我们进去，绝对会有生命危险。我们后来因为那个悬棺洞和本案没有直接关系，就没有坚持。你怎么看？”

“我也不知道悬棺洞的真相，只知道和我一起进去的七个人里，算上今天的林芒，只有常婉和我两个人还活着。怎么说呢？没有必要冒的险，就不要自寻后悔。”



怪 村

石蜡村虽地处深山，乍一看却丝毫不像座与世隔绝的荒村，一条柏油大路通衢，两边瓦舍林立，连几家杂货店都装潢有致，挂着时尚的衣物和最新版 DVD 的招贴画。

走在那条贯串全村的路上，孟思瑶觉得无奈而尴尬。曾几何时，她和一群好朋友受了一封无名电子邮件的诱惑，到武夷山一个处女景区新裳谷游玩，进入了有三口悬棺的拾夕洞。据一个山里碰到的穿雨衣的老头说，进过拾夕洞的人，就会伤心至死。下山途中，同行的乔乔失足坠崖。

自乔乔出事后，这已经是孟思瑶第三次来到这个离新裳谷最近的小村。白日里，村民大多在黄冈山附近的几个主要景点兜揽生意、贩卖特产，孟思瑶每次都不得不和村头一家饮食店的老板见面——这位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有过在游览区跑单帮的经验，普通话马马虎虎，此刻的石蜡村里，他是孟思瑶唯一能搭上话的人。

“你再跑来多少次，我这里还是只有一个回答，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伤心至死’，”店主一边点着计算器算着并不难算的一笔账，一边说，“不是不欢迎你来，你来了可以陪我说说话。”

“这可就太奇怪了。”孟思瑶自言自语。

店主忽然想起了什么，抬头说：“我刚想起来……不久前，大

概一个月左右吧，有个跟你差不多大的漂亮妹子也来问过我同样的问题。”

“她长得什么样子？”

“和你差不多高，长圆脸，眼睛很大，瞪起来有点凶的样子……头发染黄的……不知怎的，她看上去有点不大对头，晕乎乎的样子。”

商小曼！商小曼也到这里来调查过，她是不是也在追寻雨衣人的踪迹？

孟思瑶心头一凛：从时间推断，商小曼重返新裳谷，也就是在大理翻车事件之前不久。那雨衣“死神”的身影出现在了事发现场，莫非是她“引”祸上身？

商小曼在山路上突然要求巴士司机停车，一定也是看到了在她心头作乱很久的雨衣人。正是她对调查“伤心至死”的执迷，使她在车上做出了看似疯狂的举动！

孟思瑶将那次大理翻车现场的一张照片递了过去，指着照片一角雨衣人的身影：“就是这个人，您再想想，见没见过？”

店主瞥了一眼，仍是摇头：“我也问过村里喜欢在山上跑的人，别说没见过什么晴天穿雨衣的老头，就连什么新裳谷和悬棺洞也没听说过。漂亮山谷是有的，却从来没有过名字，悬棺洞就更是玄得不得了。”

“那洞很隐秘……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的确见过这个人，他说是山下村里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他普通话虽然很好，但别说，我还真能听出一些本地口音，和您的有点像，这样的人，怎么会大家都不知道？”

店主抬起头：“我总算知道你为什么总是空跑了，你是不是以为这山下只有一个村子？”他弯腰从柜台下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原来是张旧地图，“看见没有，方圆二十里，还有四五个